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彭玉平 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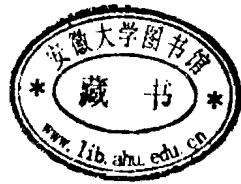
人間詞話疏證

中華書局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# 人間詞話疏證

中華書局



**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**

人間詞話疏證 / 彭玉平撰. —北京: 中華書局, 2011.4  
(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)

ISBN 978-7-101-07888-6

I. 人… II. 彭… III. 詞話(文學) — 文學研究 — 中國 — 近代 IV. I207.2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044472 號

責任編輯: 馬 婧

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

**人間詞話疏證**

彭玉平 撰

\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 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,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\*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· 15 印張 · 4 插頁 · 330 千字  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印數: 1-4000 冊 定價: 48.00 元

---

ISBN 978-7-101-07888-6

## 《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》出版說明

中國古代學者對文學的認識、思考、研究和總結，是以多種形式書寫、流傳並發生影響的，有的是理論性的專著，有的是隨筆式的評論，有的是作品前後的序跋，有的是作品之中的評點。這些典籍數量豐富，種類衆多，涉及各個時期的不同的文學現象和文學思潮，以及不同的作家作品和文體文類。對這些典籍文獻的收集、整理，在近百年來，一直是學術界著力的重點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。

爲了進一步推動這一工作的進展，我們組織了《中國文學研究典籍叢刊》，選擇歷代具有代表性的、比較重要的典籍，採用所能得到的善本，進行深入的整理。因各類典籍情況差異較大，整理的方式也因書而異，不求一律，或校勘，或標點，或注釋，或輯佚，詳見各書的前言與凡例。《叢刊》的目的，是系統地爲學術界提供一套承載著中國古代學者文學研究成果的，內容更爲準確、使用更爲方便的基礎資料。我們熱切地期待學術界的同仁們參與這一澤惠學林的工作，並誠摯地歡迎讀者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批評指正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二〇〇六年六月

# 自序

大凡文論之經典，或結一代之穴，或啟一代之風，捨此而難副經典之名矣。而其創建者，非具深沉之學識，即具敏銳之觀念。吾國文論，素以結穴者居多，若彥和、表聖、滄浪之屬，皆爲其例；然其中亦不乏善辟新城以引領風尚者，若伯玉、靜安則允稱其類。昔伯玉慨歎：「文章道弊五百年矣。」故其馳書左史，獨標興寄，殷望風骨，欲一洗六朝綺靡之習。唐詩之勃興，伯玉與有功焉。靜安生當清末民初，詞壇因半塘、彊村之倡，偏尊夢窗，一時俊彥，咸趨其後，斯風由是愈烈。或高言外澀內活，或放論潛氣內轉，或以無厚人有間，或以重大寓於拙。雖文采無愧密麗，而詞氣往往滯塞。誠如蕙風所言：「非絕頂聰明，勿學夢窗。」又曰：「作詞須知暗字訣。凡暗轉、暗接、暗提、暗頓，必須花大氣真力斡運其間，非時流小惠之筆能勝任也。」蓋夢窗詞非不能學，要在於操翰之時先具氣魄而厚其底蘊，於提頓之間空際轉身而神力自張，如此方能得夢窗之神髓。若一意堆垛七竇，刻削詞采，則都無筋骨矣。

靜安素持「北宋風流，渡江遂絕」之說，生平最惡夢窗，以其雖具格韻，然如霧裏看花，終隔一層。視時人追摹夢窗爲棄周鼎而賣康瓠，故力倡五代北宋，以糾其弊。其撰述詞話，拈境界以爲本，以「語語都在目前」之不隔爲尚，於自然人生，則并重出入其境與忠實之心。又因觀物之不同

而分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，而以涵括人類普通之性情爲天才之表徵。凡此諸論，當彼之時，真如空谷足音，本應一新世人耳目，而詎料波瀾不驚，影響寥寥。蓋其時靜安尚未預詞學之流，於詞壇人微言輕耳。

然吾人將靜安諸說驗諸手稿，齟齬出焉！何則？蓋境界之論本散漫各處以自相融合，且境界之外，復有他說錯綜。若詞之體性，初則承舉文「深美閎約」之論，而以正中爲楷式，繼則倡明境界而自成統系；後復援引屈賦「要眇宜修」以爲說，譽重光爲神秀，獨出衆上。三說之間，其實未安。若深美閎約與要眇宜修根柢固同，皆以精微婉約爲詞體本色，非精心結撰則無以達之；而境界所謂高格名句，尤重自然真切，要在佇興直尋，彰其靈動韻致，與彼二說理路迥然有異。如此諸說雜陳，自非細繹手稿，不易明也。

竊思靜安論詞非徒逞一家之言，乃因時而起，岸然救弊者也。故其不避偏鋒，恣意而發。若貶抑長調，鄙薄南宋，甚者以小令作法衡諸慢詞，皆爲人深相詬責，良有以也。以余觀之，靜安詞學本得失參之。若依詞史而論，則未免自限門庭而堂廡未張；若就濟世而言，則宛然導引時流而厥功甚偉。此余之疏證，所以不煩瑣屑以探其奧竅也。昔夫子有云：「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」引錄於此，以略供吾作時時懷想者也。

# 目錄

自序	一
緒論	一
人間詞話疏證卷上	八五
人間詞話疏證卷中	一八一
人間詞話疏證卷下	三〇三
附錄	
人間詞話(初刊本)	四〇七
人間詞話(重編本)	四二五
王國維詞論彙錄	四三五
《人間詞話》的版本源流	四四九
主要參考文獻	四五七
跋	四六九

## 緒論

在王國維生前，其《人間詞話》曾以不同的方式三度面世：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之交在上海《國粹學報》初次發表，共六十四則；一九一五年一月在瀋陽《盛京時報》再次刊出，共三十一則；一九二六年二月北京樸社出版俞平伯標點《國粹學報》發表本的單行本。一九二七年六月王國維去世後，其助手趙萬里、子嗣王幼安（字仲聞）等對《人間詞話》續有增補，以此世人知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手稿尚存於世。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，先後有滕咸惠、劉烜等將手稿全貌以不同的方式公布於世，讀者對手稿本的情況始有一個比較全面的瞭解<sup>①</sup>。但由於手稿先是藏於王國維子嗣處，後又被捐獻於國家圖書館，一般讀者仍難以窺見其真面目。二〇〇五年九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將《人間詞話》與《人間詞》兩種手稿合為《人間詞》《人間詞話》手稿《仿真複製》，世之欲睹手稿者，遂能一親其筆跡芳澤。而筆者於二〇〇九年四月初，也曾專程到北京國家圖書館訪讀手稿，因將關於手稿的情況分十一題略述於下。

① 關於王國維去世後，其《人間詞話》手稿的增補情況，參見拙文《一個文本的戰爭——〈人間詞話〉百年學術史研究之四》，刊《河南大學學報》二〇〇九年第二期。《新華文摘》二〇〇九年第十七期摘轉主要論點。本書附錄即據此文節錄而成。



## 一、關於《人間詞話》手稿的基本情況

《人間詞話》手稿書於「養正書塾札記簿」上，此簿以直行毛邊紙裝訂而成，規格長二十四釐米，寬十六釐米。封面右上書：光緒壬寅歲。光緒壬寅爲一九〇二年，時王國維之弟王國華正在杭州養正書塾就讀，故有此札記簿。左上大書「奇文」二字，「奇文」右下小字「人間詞話」，「人間詞話」右行下書「王靜安」，王靜安三字旁有大書「國華」二字。其書大小不同，字體亦異，顯係分出二人手筆。「人間詞話」、「王靜安」七字當爲王國維所書，而「光緒壬寅歲」、「奇文」、「國華」九字則爲王國維之弟王國華（字健安）所書。蓋此本或爲王國維之弟國華用以摘錄「奇文」之本，但并未鈔錄任何文字，王國維大概擬撰述詞話時，手邊無其他紙簿，故隨手取以撰寫《人間詞話》。只是封面王國華原書字跡過大，難以塗抹，王國維只能細書於旁。

詞話扉頁有王國維作《戲效季英作口號詩》六首，頁三首，共二頁。詩云：

- 舟過瞿塘東復東，竹枝聲裏杜鵑紅。白雲低渡滄江去，巫峽冥冥十二峰。（其一）
- 朱樓高出五雲間，落日憑闌翠袖寒。寄語塞鴻休北度，明朝飛雪滿關山。（其二）
- 夜深微雨灑簾櫳，惆悵西園滿地紅。穠李夭桃元自落，人間未免怨東風。（其三）
- 雙闕凌霄不可攀，明河流向闕中間。銀燈一隊經馳道，道是君王夜宴還。（其四）

雨後山泉百道飛，冥冥江樹子規啼。蜀山此去無多路，要爲催人不得歸。（其五）  
十年腸斷寄征衣，雪滿天山未解圍。卻聽鄰娃談故事，封侯夫婿黑頭歸。（其六）

季英即劉大紳，乃劉鶚長子，羅振玉長婿，曾與王國維同學於東文學社，王國維任職學部之時，兩人更是交往甚密。所謂口號，乃詩體之一種，嚴羽《滄浪詩話》即列有「口號」一體。任半塘說：「所謂口號，例作七律一首，亦誦念之聲而已，并無樂歌之聲。」<sup>①</sup>仇兆鰲注杜甫《紫宸殿退朝口號》引顧注曰：「口號，言隨口號吟。」<sup>②</sup>王昌會《詩話類編》卷一云：「曰口號者，或四句，或八句，草成速就，達意宣情而已。」馬上巖《詩法火傳》卷十五因此而把「明白條暢」作爲口號的基本特徵。口號與律詩、絕句的區別只是創作方式上有口占與筆札的不同而已。當然這只是早期口號的創作形態而已，後來帶有口語化的筆札也被作者冠以「口號」，也是有可能的。譬如王國維的這六首口號，就未必真是口占而成的，但確實帶有「明白條暢」的風格特點。劉大紳原詩已難以尋覓，王國維戲效之，想來是對劉大紳原詩有所觸動，故繼此而作。至於王國維究竟爲何在撰述詞話之前書此六詩，現在已難以明確考索。

詞話正文後有《靜庵藏書目》十五頁。與首頁有《戲效季英作口號詩》一樣，這尾頁的《靜庵藏

① 任半塘《唐聲詩》上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，第四四四頁。

② 仇兆鰲《杜詩詳注》第二冊，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，第四三六頁。

書目》是王國維僅僅利用此簿的剩餘部分，還是王國維的措心之處，也難以考索，但《人間詞話》中所涉及的有關中國古典詩文批評的理論著作，確實都收錄在這部書目中了。書目大體以經子、史、集的順序排列：經子類（含少量筆記）著作居前，凡二十三種；史類著作次之，凡五種；集部著作殿後，凡一百四十二種，集部中先詩集（包括若干詩文合集、別集），起王逸《楚辭章句》，訖《曾文正公詩集》；次散文、駢文集；次詩選、詩話及若干文論著作（中間雜有《說文》等數種例外）；次詞的總集、別集；次曲類著作，含曲論、曲選、曲律及若干戲曲別集。全部書目共一百七十種，其側重著錄集部書目的傾向十分明顯。

《靜庵藏書目》既附錄於《人間詞話》手稿之後，則其編訂時間當在《人間詞話》手稿本完成之後，可能王國維看冊頁剩餘頗多，遂起編訂藏書目之想。具體編訂時間當在一九〇九年三四月份。藏書目中的宣氏本《梅苑》是在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閏二月纔由唐風樓主人（羅振玉）持贈王國維<sup>①</sup>，這也可大致推斷出藏書日的編目時間不會早於一九〇九年閏二月。藏書目中著錄的明刻《草堂詩餘》據王國維跋文，也是宣統己酉年（一九〇九）得於京師，但王國維未注明月份<sup>②</sup>。入藏

① 參見日本榎一雄《王國維手鈔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——東洋文庫所藏特殊本》，初刊《東洋文庫書報》第八號（一九七七年三月），此轉引自《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》第三輯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，第三三一頁。

② 參見《草堂詩餘·跋》，王國維《庚辛之間讀書記》，載《王國維遺書》第三冊，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，第二七三頁。

東洋文庫的「明劇七種」，王國維乃是從宣德本逐錄，逐錄時間在宣統元年夏五月，然卻未及著錄於《靜庵藏書目》，則《靜庵藏書目》的編訂當在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閏二月至夏五月之間。自此之後，王國維購置、獲贈或手鈔的書籍均未入此書目。

《人間詞話》手稿共廿頁，王國維一一標明頁碼。首頁第一列頂格書「人間詞話」四字，同列下部書「海甯王國維」五字。正文從第二列開始，每則頂格另起，以楷書寫就，其書相對而言，前面工整，稍後則略顯潦草，至刪改之痕，也是後甚於前。或王國維隨着撰述進程，思路愈益流暢，故不暇細究書事，惟以錄其所思所感而已。

## 二、關於《人間詞話》手稿的撰述時間

滕咸惠說：「王氏《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》大部分（其中十九家）完成於「光緒戊申季夏」，正是《人間詞話》寫作的資料根據之一。」<sup>①</sup>此言甚是。但王國維撰的《詞錄》也同時是《人間詞話》取材的重要內容，這也是不能忽視的。這不僅因為《詞錄》所錄唐五代詞集的版本多來自《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》，而且此二書的跋文和題記在《人間詞話》中留下了頗為明顯的痕跡。

① 王國維著，滕咸惠校注《人間詞話新注》（修訂本），齊魯書社一九八六年版，第一頁。

《人問詞話》的思想淵源，如果追溯的話，當然可以追溯得更早，但具體的撰述時間則不會持續太久。一九二五年八月間，王國維在接獲陳乃乾要求翻印《國粹學報》本《人問詞話》來信後，即在回信中說：「《人問詞話》乃弟十四五年前之作。」而在校訂完訛字後，又在復陳乃乾信中特地告誡：「發行時，請聲明係弟十五年前所作，今覓得手稿，因加標點印行云云爲要。」因此，一九二六年二月樸社出版俞平伯標點本《人問詞話》時，書末即補署「光緒庚戌九月脫稿於京師宣武城南寓廬 國維記」，但這個補寫的文字其實問題多多：庚戌是一九一〇年，時已是宣統年間，而光緒年間根本就沒有庚戌年。所以「光緒」與「庚戌」的搭配本身就是不成立的。而俞平伯標點本依據的是《國粹學報》發表本，此本早在一九〇九年一月即已刊載完畢，何以到一九一〇年纔「脫稿」？所以這一系列補署的文字顯然是王國維誤記所致，觀其復陳乃乾二信可知，故不足爲據。

另外一個可以推斷《人問詞話》撰寫時間的是《盛京時報》本《人問詞話》，詞話前有引語云：「余於七八年前，偶書詞話數十則。今檢舊稿，頗有可采者，摘錄如下。」此本刊載於一九一五年一月，前推七八年，也就是一九〇七——一九〇八年，如果考慮到發表周期，王國維撰述此引語也可能是在一九一四年末，則是一九〇六——一九〇七年了。換言之，王國維撰寫《人問詞話》的時間應該不會超過一九〇六——一九〇八數年間。而且王國維此處所謂「今檢舊稿」，當正是檢的手稿，因爲與《國粹學報》初刊本相比，《盛京時報》本《人問詞話》增加了手稿本中此前沒有刊發的數則內容，若是只檢《國粹學報》發表本，則不能將手稿中未刊的內容補充進來。

事實上，可能因爲《國粹學報》發表本幾乎沒有產生一定的學術影響，王國維對此的記憶也頗爲淡薄。所以在接獲陳乃乾來信要求翻印《人間詞話》時，王國維在復信中說：「此書弟亦無底稿，不知其中所言如何，請將原本寄來一閱，或者有所刪定，再行付印，如何？」王國維居然「不知其中所言如何」，真足令人驚訝！而自稱自己「無底稿」，其實也是搪塞之言，事實上在清華園的王國維家中，這本《人間詞話》的底稿是一直收藏着的。而且正因爲手稿藏於篋中，趙萬里在王國維去世後整理其遺著，纔有可能從手稿中擇錄若干則發表在《小說月報》上。王國維的這一番的措詞，顯然更多的是表達一種消極的態度而已。趙萬里在《人間詞話未刊稿及其他》<sup>①</sup>的後記中就曾言及王國維少壯治文學、哲學、教育學，而對於「其壯年所治諸學，稍後輒棄之不樂道，故其緒論，捨《靜安文集》、《宋元戲曲史》、《人間詞話》外，世人欲窺其一鱗一爪，亦無由得焉」。對照趙萬里此言，則王國維「不知其中所言如何」云云，自然就能理解得更透徹了。

回到手稿本上。按照王國維的著述習慣，一部著作的寫作不可能持續很長的時間，特別是作了相關文獻準備後的著述，往往數月即可完成。如其《宋元戲曲考》只用了三個月時間，原因當然是此前已經有《唐宋大曲考》、《戲曲考原》、《古劇脚色考》、《優語錄》、《曲調源流表》等著作的撰成以及大量戲曲文獻的批點。《人間詞話》的著述情況當與此相似，因爲有了《唐五代二十一家詞

① 刊《小說月報》第十九卷第三號（一九二八年三月）。

輯》、《詞錄》等專書的完成以及大量詞集批點，所以王國維撰述詞話的時間也當在數月之間。無論是王國維在致陳乃乾信中所說的「十四五年」，還是《盛京時報》本《人間詞話》首頁引語的「七八年」，都不過是在忘卻撰年後的年份指稱約數而已，并非是指其撰述跨越了年度。陳鴻祥認為：「所謂『七八年前』，蓋作者記憶時間，可反證《人間詞話》之寫作，當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之間。」<sup>①</sup>應該是誤解了王國維的意思了。倒是俞平伯標點本後面補署的「庚戌九月」，其中的「九月」當確是「脫稿」的時間，不過，不是庚戌年九月，而是戊申年九月——即一九〇八年九月而已。同年十月，《人間詞話》的第一批二十一則即已經在《國粹學報》刊出了。以此前推，《人間詞話》的具體撰述時間當在一九〇八年七月至九月間。因此滕咸惠《人間詞話新注》將詞話的撰述時間定於一九〇八年夏秋之際，我認為是合理的。

但學界頗有以其思想形成過程來作為《人間詞話》撰述時間的說法。如佛雛即因為《人間詞甲稿序》作於一九〇六年四月，堪作王國維詞學之綱領，所以認為「靜安《詞話》之作，至遲應從「丙午年（一九〇六）四月」算起，以迄於戊申（一九〇八）十月即最初發表於《國粹學報》之時。寫作地點主要當在北京」<sup>②</sup>。僅撰述時間長達三年多，地點以北京為主，也當有部分作於蘇州。其實王

① 陳鴻祥《王國維全傳》，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，第二九五頁。

② 佛雛《人間詞話》手稿補校并跋》，王國維著、佛雛校輯《新訂〈人間詞話〉廣〈人間詞話〉》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〇〇年版，第二五六頁。

國維代樊志厚作《人間詞甲稿序》固然代表着其詞學的基本格局，但其與《人間詞話》的撰述是不同的兩件事情，不宜將思想的承續與詞話的撰述時間直接等同起來。

與佛籙的理念相似，陳鴻祥也是以詞學觀念及若干相似的論詞文字來作為《人間詞話》的撰述起始時間。陳鴻祥認為將《人間詞話》的撰述時間定為一九〇八年春夏之間，或者泛泛說是作於一九〇八年之前，是「未能落到實處」<sup>①</sup>。陳鴻祥認為：「以《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》而言，此乃王國維一九〇八年夏輯撰《詞錄》的產品，與《人間詞話》之寫作實無直接關聯。」<sup>②</sup>陳鴻祥以此否認滕咸惠等「一九〇八夏秋」之說。但我相信陳鴻祥在撰述《王國維全傳》時應該沒有通讀過《詞錄》一書，因為《詞錄》中所錄唐五代諸詞集版本，多標「海甯王氏輯錄本」，則《詞輯》輯於《詞錄》之前，乃是顯而易見的事實。陳鴻祥將《詞輯》作為《詞錄》的後續產品，是錯置了兩者的關係。至於認為《詞輯》、《詞錄》與《人間詞話》沒有直接關聯，更屬主觀之論。事實上，王國維詞學正是在對唐五代詞的閱讀體會中逐漸形成的，而且關於詞的體性認知，無論是撰述初期所借用的張惠言的「深美闕約」，還是後來提出的「要眇宜修」，唐五代詞的創作實踐正是這些理論的奠基。

在否定他說的同时，陳鴻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「至於《人間詞話》寫作之起始，當以一九〇六

① 陳鴻祥《王國維全傳》，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，第二九二頁。

② 同上，第二九二頁。



年十二月發表於《教育世界》之《文學小言》作起點。」<sup>①</sup>「王國維是緊接在《文學小言》之後，動筆寫《人間詞話》的，很可能是在一九〇六年冬至一九〇七年春，因乃譽公去世，他在海甯家中居喪期間，隨手取了昔日王國華帶回的養正書塾筆記本，開始《人間詞話》的寫作。」<sup>②</sup>「王國維寫作這部詞話，持續到一九〇八年年底，收筆於《國粹學報》發表之前。」<sup>③</sup>按照陳鴻祥的表述，王國維撰述《人間詞話》的具體時間歷時兩年餘，寫作地點則是從海甯到蘇州再到北京。

陳鴻祥「兩年三地」的說法首先是按照其詞學思想形成的軌跡來確定的，因為《文學小言》中論「三種階級」、「文學盛衰」諸說，在《人間詞話》中基本保留了下來。所以《文學小言》的發表時間就被陳鴻祥視爲《人間詞話》撰述的起始時間。這與佛難一樣，是把思想的承續作爲撰述的承續了。至於將初始寫作地點定爲海寧，也是由這一點而推論的。顯然，陳鴻祥的說法推測的成分居多。

因爲手稿的前三十則與此後各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區別，陳鴻祥據此認爲手稿不是一次寫成的，前三十則寫於一九〇七年夏秋之前，與《人間詞乙稿序》、《三十自序》同期，其餘則寫於此後。陳鴻祥說：「《人間詞話》的主體論說，全部詞話一百二十六則，有四分之三以上（九十六則）大

① 陳鴻祥《王國維全傳》，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，第二九二頁。

② 同上，第二九三頁。

③ 同上，第二九二頁。